

世 界 著 名 经 典 短 篇 小 说 集

World
Famous
CLASSICAL
Short Story
Collection

福楼拜、爱伦·坡

经 典 小 说

上

王冠群 张传宝/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【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】

福楼拜 爱伦·坡
经典小说
(上册)

王冠群 译
张传宝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/本书编委会编. —长春：
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5

ISBN 7-80606-482-6

I. 世... II. 本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5940 号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福楼拜 爱伦·坡经典小说

作 者□ (法) 福楼拜 (美) 爱伦·坡
译 者□ 王冠群 张传宝
责任编辑□ 李相状
出版发行□ 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□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邮编 130000)
经 销□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□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开 本□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□ 408.75
ISBN 7-80606-482-6/G · 110

定 价：[全套] 1000.80 元 (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)

作者简介



福楼拜(1821—1880) 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生于医生世家。一生经历了复辟王朝、二月革命、第二帝国、普法战争、巴黎公社和第三共和国这段不平凡的法国历史，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。

福楼拜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承前启后，既发扬了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，又开创出了更为精湛、严格的创作艺术，为后来的作家继续发扬光大。

福楼拜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情感教育》和短篇小说《淳朴的人》等。《淳朴的人》是福楼拜短篇杰作，作者通过描述一个厨娘的一生经历，描绘出了劳动人民的淳朴、善良、勤劳的优秀品质；以淳朴的艺术风格，反映出底层人民命运的现实主义艺术。

福楼拜被称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，他的创作思想为莫泊桑、左拉和都德所师承。

爱伦·坡(1809—1849)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。生于波士顿流浪艺人家庭。1826年入弗吉尼亚大学读书。1827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

爱伦·坡的创作思想是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这种思想在其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。爱伦·坡在其短

短暂的一生中，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，其中有短篇小说、诗歌等。他的短篇小说又可分为幻想小说、推理小说、复仇小说、凶杀小说等。

他的短篇代表作有《毛格街血案》、《金甲虫》等推理小说，并由此他被公认为是推理小说的开创者。另外，爱伦·坡还有《大漩涡底余生记》等恐怖小说，《泄密的心》、《黑猫》等凶杀、仇杀小说名篇。

爱伦·坡以其独特的创作思想、新奇的创作方法占据了美国文学乃至英语国家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。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目 录

目
录

I

福楼拜经典小说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伸向王冠的两只手 | (1) |
| 江湖艺人们 | (16) |
| 佛罗伦萨瘟疫流行 | (58) |
| 藏书癖 | (74) |
| 狂怒与无能为力 | (90) |
| 地狱的幻想 | (104) |
| 贾利奥 | (141) |
| 疯人追忆 | (177) |
| 淳朴的人 | (235) |
| 圣朱里安传说 | (274) |
| 茜萝蒂雅 | (305) |
| 十一月 | (343) |

爱伦·坡经典小说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|
| 鄂榭府崩溃记 | (432) |
| 威廉·威尔逊 | (454) |
| 生意人 | (477) |
| 毛格街血案 | (488) |
| 瓶中手稿 | (524) |
| 出名 | (535) |
| 丽姬娅 | (541) |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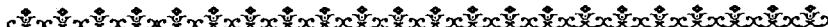
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钟楼里的魔鬼 | (559) |
| 骗 术 | (569) |
| 黑 猫 | (577) |
| 大漩涡底余生记 | (588) |
| 艾蕾奥瑙拉 | (608) |
| 一个星期里有三个星期天 | (616) |
| 椭圆形画像 | (625) |
| 泄密的心 | (636) |
| 金甲虫 | (642) |
| 就是你 | (671) |
| 长方形的盒子 | (685) |
| 凹凸山的传说 | (696) |
| 提前埋葬 | (706) |

2

目 录





福楼拜经典小说



伸向王冠的两只手

一 王后在巴黎

在这一日，整个巴黎欢腾一片，节日的气氛充满了大街小巷，甚至连古老的卢浮宫的正面也似乎因骄傲而露出笑容。今天的巴黎，宫殿林立、桥梁众多，而一三八五年的巴黎与之相比，大不一样，那些黑色的房屋又矮小又肮脏，拥挤在一块，排列得乱七八糟，没有一点对称可言，弯弯曲曲的街道上随时都会冒出个公共建筑来把你拦住，使你几乎每走一步就不得不在它面前停下。那时的巴黎人山人海，像一个黑暗的蜂巢，聚集着男人、女人、乞丐和士兵。

在这一日，房屋都彩灯高悬，满街鲜花盛开，善良的巴黎人在屋顶上、窗户旁和阁楼上，挤得满满的。他们从来都是充满好奇心，一条正在淹死的狗，或者一个过路的国王，都能让他们驻足观看。

今天，查理六世和王后要到巴黎圣母院，之后到卢浮宫去，他们将从博德门进城。

国王来到巴黎城门时已是黄昏时分，他骑着一匹披着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有百合花图案的华丽马铠，钉了银马掌的白色高头大马；国王身后就坐着王后。

噢！王后！大街上的人们一认出她来，立刻一片沸腾，“呜啦”的喊声一阵接着一阵，还把鲜花花瓣如下雨般地向她洒过去；她不时地向查理转过脸去，那双黑色的大眼睛闪烁着幸福的光芒，她的嘴上露出微笑，表现出无限的深情：我爱你。

国王的旁边是步行着的奥尔良公爵，还有牵着马缰的塔内吉·迪夏泰尔；后面跟着佛朗德勒公爵奥利维埃·德·克利松，带着其权力标志的最高法院全体成员，法兰西和巴伐利亚的全体爵爷、骑士、侍从，国王的随从人员，巴黎全体行政与司法长官，巴黎大学全体博士，全体天主教副祭、副助祭、教士，以及王国里所有佩剑、戴教士圆帽和戴方帽的人。

伊莎白一边看着奥尔良公爵，一边对国王说道：“您的随从队伍非常壮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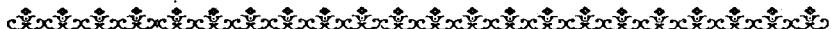
国王的白马那钉了银掌的马蹄，踩在满是鲜花的街道上，几乎发不出响声来。他一边拉紧了马的缰绳，一边接着王后的话补充道：“还有很好的百姓。”

事实上，有某种伟大、庄严而又难以确定的微妙的东西，存在于这欢呼雀跃的人群之中，在这充满着华丽壮观的随从队伍中，在国王与王后这一对高贵的夫妻之间，在马蹄溅起花朵、踩得铺路石冒出火花的骏马之中，是的，有那么一种东西，存在于所有这一切中间。

夜里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宫廷里举行。这是任何法国人都未曾见过的庆祝，是伊莎白式的庆祝，由年轻而夸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张的想象所策划的过分奢侈的庆祝：舞蹈里都渗透了激情，感官享乐的快感在音乐中得到充分表现；铜管乐队第一次登场演奏，还有粗鄙下流的舞蹈，源源不绝地流淌着的葡萄酒；这是奢侈逸乐的最刻意讲究的形式，这是财富的最光辉灿烂的魅力的展现！这是庆祝？不，这不是庆祝，这是国王的乱舞狂饮！国王抛开了王冠，王后把羞耻之心置于脑后，女人失掉了贞操！国王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所有的饰物和外衣都脱掉，似乎在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国王，沉溺于肉林酒池之中，这就是你们的王后，讲授肉欲享受的课；女人们就这样出卖！”

啊！古老的卢浮宫！这一天晚上，万盏华灯、千支蜡烛，把它的长廊妆扮得灯火通明，一片光辉灿烂，那灯光简直就像是要从窗户里窜出去一样，卢浮宫在一片光明中快乐得发抖！最后，黎明的来临使灯光黯然失色，喝光了葡萄酒、跳舞跳累了的人们离去了，王后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国王到大殿上朝，接见巴黎市民代表团。老百姓跪在他的脚下，而他们的国王却如此疲倦，沉重的头低着，王冠倾斜。

噢！多么气派、多么出色啊，这一晚的庆祝！噢！看这场庆祝的灵魂——王后！噢！应该看看她怎样笑脸相迎，眉来眼去，情话缠绵，被奥尔良公爵搂抱着，在弦乐声中跳着巴伐利亚米努埃托舞！

然而，她的所有的笑脸、眉眼和情话，全是给一个人的。不是给国王，也不是给王冠。那是给谁呢？一个完全倾心于她的心上人，一个十分情投意合的好知己，一个她在阿曼·雅克伯爵身上找到的人，一个说：“我钟意你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热恋你。”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看看，奥尔良公爵的肩上斜倚着伊莎白那疲乏的如天鹅般的玉颈，看看那双黑色的大眼睛怎样凝望着她的情人！噢！那双黑色的大眼睛，就像两颗珍珠，两粒钻石，两个太阳，多么美丽啊！

公爵爱着这两颗珍珠，两粒钻石，两个太阳，爱着这个美人。所以，公爵陪她回卧室时，向她问道：

“你最爱谁呢，在整个王国里？是国王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他的宫廷？还是他的军队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他的财富？三十七个男爵领地？到底是谁？”

“是某一个人，一位英俊的公爵。”她戴着手套的手指头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面颊，回答道。

4

二 公爵遭暗杀！

在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个晚会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，在这期间，宫廷里不止一次地举行过庆祝活动。

这一天，伊莎白碰见了奥尔良公爵，她正在从最高法院返回圣波尔公馆——她居住的地方的途中，她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道：

“噢！我要报仇！最高法院！”

她的眼睛里滚动着两滴炽热滚烫的眼泪，泪水滴落到公爵的脸上。噢！那里面，有多少爱恋与激动蕴藏着呀！

“噢！最高法院！我要报仇！你知道吗？阿曼雅克公爵，你知道吗？”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“发生什么事啦？”

“什么是忌妒，你知道吗？忌妒就是某种东西，激烈又残酷的某种东西，它就摆在那里，它就在你的床上，在你的梦里，它是吞食你的毒蛇，它紧追着你，像悔恨一样；它好比是一滴毒汁，最光滑的大理石也要被它侵蚀和弄脏。”



“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最高法院院长，他刚才对我说，他将控告我，将传讯我，将面对面地跟我说话，跟法国王后伊莎白说话。这个发神经的！他说国王发疯是我造成的，蹂躏法兰西的动乱也是我造成的。我们的摄政权被剥夺了，他们把权力交给了（无畏的）让。他现在正摆出胜利者的姿态，漫步在巴黎街头，他趾高气扬地在卢浮宫发号施令，他甚至排斥了疯子和他的妻子，登上宝座的台阶，面无愧色地坐到宝座上。但是那个疯子并不是傻瓜，受到排斥的王后也不会倒下去的！啊！我一定会把他赶走的！我要叫人在蒙福孔刑场绞死他，我要叫人把他的头砍下来，就在卢浮宫的大门前，我要用这个勃艮第人的血来灌溉我花坛里的植物！噢！奥尔良公爵！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胸中的怒火！这怒火熊熊燃烧，让我想粉碎，想撕烂某种东西；我口渴得无法忍受！我需要葡萄酒喝，但是要红色的，奥尔良公爵！”

“好吧，伊莎白！没错，我向你保证，那个勃艮第人就会死的。”

“他就会死的，没错。当王后把他的尸体欣赏够了，把他身上的所有伤口一一数清，全部的创伤探查清楚，用他的身体来作为登上瓦罗亚王朝古老的宝座的一级台阶之后，奥尔良公爵兼阿曼亚克伯爵将会听到王后对他说：‘我让你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成为法国国王。”

公爵的回答是沉默不语，他只是长久地注视着王后，就坐在她的脚边，一言不发。

伊莎白歪着头得意地看着下跪的公爵，他那流露出爱情与幸福神情的目光温柔而灼热，而在伊莎白的目光中，则充满了爱情与野心的欲望。一边是蜜糖，而另一边却是仙酒与毒药。

“宝座是我们的，是的，”在互倾心曲之后，公爵说道，“宝座属于我们！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！我们恩恩爱爱，两心相知！我们相爱一生，永不分离！法国替你尽忠卖力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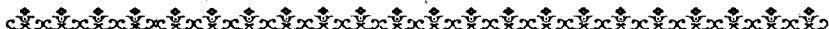
“噢！宝座！我要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！你想到过吗？我一个人统治全部的人民，让他们一听到我的命令就浑身发抖，在我的监视下弯腰低头，一直低到我的脚边，好让我把脚放到他们的头上，用他们的头发拂拭掉我鞋上的尘埃！啊！人民！多么可爱而毫无意义的词！一群笨蛋，盲目而又愚蠢的一群傻瓜！要统治他们还不容易？别看他们有着人的名称，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牲口，跟别的牲口群没有什么两样。啊！人民！他们只不过是坚强有力的国王们消遣的对象，是他们的玩物，国王们破坏这玩物的一部分，把这群牲口的一半送到屠宰场去，给他们自己带来快乐！喂！公爵，我现在很幸福。我知道，灵魂必须用激情来充实，不然灵魂将会死亡，灵魂的生命将会失去。我是幸福的，爱情、仇恨和忌妒，我都经历过了；如果说我还缺少某种东西，那就是报仇！”

“当当……”，巴黎圣母院的大钟传来了十一点的钟声。

公爵一边站起身，一边说道：“十一点钟了！已经不早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了，我该走了，再见！”

“你这时候走，一个人，没有人跟你一块走？”

“那么，你觉得有什么可害怕的吗？”

“没什么可害怕的，噢！上帝呀，没什么可害怕的，可是，反正你知道，人们有时候会有某种预感，仿佛有什么不测让人提心吊胆的。”

“提心吊胆？可怜的女人！”

“噢！别对我的担心施以嘲笑，因为，你知道，那也是为了爱情的缘故啊！”

“再吻我一次吧，亲爱的。再见，我走了。”

“就这么走？可是，你的卫士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没让他们来。”

“这太不谨慎了！”

公爵亲吻着伊莎白，他那跟自己的心一样火热的吻，温暖了伊莎白的嘴唇。然后，他把托莱多宝剑挂着腰间走了。

王后独自一人在默默思想，忽然，街上鼎沸的声音传到了她的耳朵里，她急忙地跑到阳台上，看到远处火把闪烁，长剑与匕首在暗处闪闪发光；兵器碰撞的叮当声，人的叫喊声，阵阵传进她的耳鼓；从附近的一所房子里，跳出来一个矮小的蒙面人，他手中一根粗大的狼牙棒，凶猛地向被害者的头上打过去，并高声呼喊：“这是勃艮第的一击。”

从附近跑出来很多人，他们把受伤的人扶起，抬到圣波尔公馆，王后看到了，向伤者飞跑过去……被害者就是公爵。

他把脸朝向王后，脸上受了很重的伤，眼睛睁开着，目光中满含着爱意，他长久地看了她最后一眼，然后双眼慢慢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合上，睡过去了。

这一天天气晴朗，就在傍晚，从公爵微微抬起的胸部中，发出最后嘶哑的一声喘息。他告别了王后，那告别中满是脉脉的温情；然后是一声叹息。噢！那是最后的叹息，好像一座坟墓合拢的声音。

三 发疯的国王

第二天，奥尔良公爵被暗杀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巴黎，塔内吉·迪夏泰尔等人，他们是奥尔良公爵的支持者，主张对勃艮第公爵公开宣战，把他驱逐出巴黎。

有的人则认为，惩罚一个罪行所犯的罪行不算犯罪，所以建议采用暗杀的手段；这是更为迅速的办法。

相反地另一部分人却主张在城里放火，民众最后全起来造反。罪行与道德、自身的利益与荣誉，这一切之间徘徊不定，犹豫不决，最终是弄得什么事也办不了。就像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所说的，有两个同一样的荒诞不经，一个是“自私”，另一个是“因袭”。

最高法院在差不多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召开了会议。那个被看作是傻瓜的国王，在这一天，他的病没有发作，没有又喊又叫的像小孩那样，一直都在睡觉。

院长把昨晚暗杀事件的笔录与细节宣读了一遍。

刚一宣读完毕，国王就醒过来了，他挺直腰坐在扶手椅里，一副平静安宁的神态；他声音颤抖的开始讲话。

“先生们，”他讲道，“这些骚乱早就已经发生了，它们足以摇撼我们王国的根基，然而我们却一直没有对它们施加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镇压。那个背叛的(无畏的)让，就是暗杀了我们的好兄弟德·奥尔良公爵的那个蒙面人，他充满了嗜血杀人的欲望，来到我们王国寻求满足。唉！我的上帝！难道他的谋杀表演在勃艮第还嫌不够吗？不过，那里有些人头是应该被砍下来的，他的人头就应该首先落地，先生们。啊！不，不！我们美丽可爱的巴黎城，别的人是不能来的，不能在我们非常亲密友爱的气氛中，在我的宫殿前面，对我们随意加以侮辱。唉！我的上帝！他这只老虎，我肯定，让英国人跑到我们的大门口，肆意地摧残法兰西，这将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，他甚至领着这支强盗军队，走向我们的宝座，要把那宝座玷污与毁掉。唉！别的事我也知道，先生们！昨天，你们欢迎他到巴黎，你们把他接纳为最高法院的成员，你们全都是叛徒！”

说到这个地方，他突然停住，眼神突变，以手加额，似乎要把全部记忆都集中起来，然后又突然把院长的手臂一把抓住：

“救火！”他惊慌失措地叫喊起来，“国王，你不能走多远，人家把你出卖了！”

他脸色十分苍白，嘴唇嗦嗦发抖，牙齿咯吱作响，眼神愚蠢又凶恶，狰狞可怖。接着他突然间跑开了，一直跑回到他的卧室里；他躲在卧室的一个角落，蹲在那儿一面哭泣，一面呻吟。

在最高法院的这次会议上，王后也列席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她把巴黎铸造的硬币四十二个苏交到王室出纳员那里，让他给马商的女儿佩蕾特·拉雅基伊转交过去。

她把硬币放到让·德·拉罗什手里，一边对他说道：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“这就是给我丈夫守夜的报酬。”

她面带微笑离开了。

四 出卖

德·博谢维尔老爷死后，他的遗体就放在他临终的床底下，已经躺了很久，伊萨白不停地想念着他，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在伊诺桑街的一所房子里，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情。这所房子，脏兮兮的，狭小逼仄，拥挤不堪，它的唯一进出口，就是一架梯子，通向这所特别的简陋房子。

但是，阿曼亚克党的俱乐部就在这里。一盏灯悬挂在屋子中间，摇曳不定的灯光照射着屋里。一张圆桌子，一些带武器的人坐在周围的椅子上，一言不发。一个瞧着短剑，满怀心事的样子；另一个用胳膊支撑在桌子上，手掌托着腮帮，一边用长剑的尖端去拨动灯芯。有些人显然是进出宫廷的贵族，他们在玩纸牌，这种游戏刚发明不久，除了国王身边的人，别人还不会玩；有些人在屋里高谈阔论，谈笑风生，有些人则静静地喝酒，一杯接着一杯，喝个不停。但是，在那里我们可能明白些什么呢？那里有需要指挥的权政，有需要闪耀的光荣，有需要开放的百合花。

“怎么？先生们，我们集中起来开会不正是为了这个吗？”一个人大声说道，声音如响雷轰鸣，他是塔内吉·迪夏泰尔，“阿曼亚克，你们有谁会想他？这个勃艮第人，我们应该摆脱他，你们有谁想到过？你们谁也没想过！王太子殿下，正在非常自在的追求阿涅斯；皮埃尔·德·孔布，认为

